

◆ 人间脸谱

拎竹篮的人

石泽丰

那个名叫西家咀的村庄坐落在我们村子的西南端，与队婆婆一起住在西家咀的，还有另外两户人家。他们的房屋相连成排，全是土砖黑瓦盖的，坐北朝南。队婆婆家房子在东头，前面有稻场，后面有竹园。三家的竹园也依次相连，高挑直立的毛竹挡着北来的风，日夜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声音尤为真切。队婆婆说，这毛竹除了供鸟儿筑巢外，还可以做竹篮。

竹篮是农村常用的物件。在我们那里，家家户户都有。人们存放山芋用的是竹篮，到菜园里摘菜拎着的是竹篮，走亲戚时装礼物还是用竹篮。他们把面条、白糖、米粑之类的礼物装进竹篮里，上面盖着一条蓝花毛巾，拎在手上或挎在肘弯。母亲无数次这样带着我走亲戚。来我家串门的亲戚，多数也拎着竹篮，竹篮里面装着鸡蛋或我爱吃的食物。他们一到我家，就将竹篮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，在我父母的招呼声中落座。父母若是提前知道她们要来，会早早出门相迎，接过她们手上的竹篮。我不止一次在房间里掀开过亲戚竹篮上的毛巾，偷看里面有没有我爱吃的糖果。若是有，会拿上几粒，塞在裤子口袋里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出门。也有几次，我在房间里偷糖果时被母亲看到了，她当即小声地责怪我，说我不懂事，亲戚刚来，还没有走……

我家竹篮有好几个，都是用队婆婆家竹园里的竹篾做的。这

些竹篮里，多半放有别人送来的礼物，且都是母亲过日后的，她把那些“人情”一一记在了心里。日后，每每看到篮子里的东西，母亲都能准确地说出：“这饼干是你大姨上个月拎来的”“糖果是前不久你姑姑送来的”“那个罐头是你二舅母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送来的”……往后，她会调换着礼物，再添上一些自家的东西，把它们放进竹篮，作为我们走亲戚时的礼物。

家家户户都是如此。他们记得别人的情。别人送来的哪怕只有几个鸡蛋，他们都记在心上。队婆婆更得如此。

队婆婆隔三差五就拎着竹篮来我家，竹篮里装着的或是煮熟的鸡蛋，或是发饼，或是烙熟的麦粑……虽然西家咀离我们村庄不远，中间隔着一条塘埂和一片菜园地，裹着小脚且背有些驼背的队婆婆，要走过那条窄窄的菜地埂，一只手拄着拐杖，另一只手还要拎一只竹篮，每一步都是那么地小心翼翼。有一次，时近黄昏，我和庆龙在塘埂上玩时，远远地，就看到了队婆婆的身影，飞快地跑到她跟前，接过她手中的竹篮，和她一起朝我家走去。

母亲见到队婆婆，亲切地称她“队奶奶”（这是按辈分喊的，因为队婆婆的儿子比我父亲长一辈），请她坐下，给她倒茶，然后去厨房为她做饭。队婆婆不紧不慢地跟在我母亲身后，询问我家近来的情况，说着一些她知道的新鲜事。有一回，她听说我好长时间没有吃

肉，第二天便将一碗烧好的肉放在竹篮里，趁天黑之前送到我家。我听见她再三叮嘱我母亲：“再苦不能苦孩子！孩子长身体，要吃好！”我接过队婆婆手里的碗，酱色的红烧肉还微微冒着热气！忍不住用手捏起一块，塞到嘴里。真香！队婆婆准备拎着空空的竹篮回去时，被我母亲拦住了，她要留队婆婆在我家吃晚饭，说是吃过晚饭后，和我一起送队婆婆回家。队婆婆顺母亲的意，可在饭桌上只夹一些咸菜和蔬菜下饭，母亲实在看不下去，硬是夹着几块红烧肉塞在她碗里，强压着队婆婆吃下去。

晚饭后，月亮出来了，皎洁、明亮。我走在前面，队婆婆走在中间，母亲走在后面。母亲一手打着手电筒，一手拎着队婆婆的竹篮。竹篮里装满新米，是母亲回赠给队婆婆的礼物。西家咀的水田少，种出的稻子不够吃，每年母亲都要送些米给她。

听母亲说，她出嫁时只有两件嫁妆，一件是外婆送的桌柜，另一件就是队婆婆送的一只木箱。母亲是童养媳。就在她结婚的前几天，队婆婆选了一个吉祥的日子，用一根扁担挑起一只竹篮和一只木箱，竹篮里放有红枣、炒熟的花生、蚕豆……每每说起这事，母亲的眼睛就有些湿润。

母亲往日用过的一只竹篮，至今还挂在墙上的钉子上，上面落满了灰尘。那些曾挎着竹篮走来走去的老人们，大多也不在了。竹篮子虽然是空的，但留给我的，却是满满的情意。

◆ 流年碎影

水边村庄

吴照太

故乡在枞阳县义津镇先让村，是一座三面环水的小村庄。因为地处菜籽湖畔东边，人多地少，遇上洪水，庄稼颗粒无收，祖辈除耕田种地外，主要是从湖中捕鱼捞虾维持生活。

1964年秋天的一个中午，一条8吨重的木帆船从枞阳县城扬帆驶向菜籽湖东边的先让村，父亲背着我从船上下岸，走向麻元组的大伯家。父母从事水上运输，以船为家，我要上学只有寄养在大伯家。我姊妹七人，男孩优先享受上学的机会。先让村有所学校靠东边湖畔。学校叫“响堂”（后改为“先让小学”），门前两棵高大的枫香树有不少鸟窝，清晨上自习的时候，钟声响起，鸟儿被吓得到处乱飞，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每年夏天，菜籽湖水位高涨，先让村被拦腰“砍断”，成为湖中孤岛，到义津、杨湾赶集、上学，只有乘坐小木船、腰包。

1964年9月至1967年6月，我在先让小学读了二年级，一年级还留级一年。儿时的我特别调皮，夏天上树偷桃子，秋天地里扒红薯。邻村大婶经常到我瞎子奶奶那里告状，晚上房门一关，我被打得皮开肉绽，第二天，我跑到湖边，看见满湖帆船点点，想着那就是父亲的船，然而，帆船随风而远，最后消失在视线里。

最喜欢故乡的冬天。每当湖水退去，小兔子山近在眼前，成群结伴的大雁从天而降，在这里觅食，充满诗情画意。我和小伙伴们常去捡鸟粪做肥料。这个季节也是收获河鱼的鱼儿的时候，村庄男女老少轮流换班，日夜车水。水车完后，鱼儿翻起白肚，在凶里堆积，村民下去捕捞，第二天拿到义津、杨湾集市交易，顺便办些年货。我和小伙伴们也趁大人不备，偷上几条大鱼回家过个肥年。

1967年下半年，父亲的8吨帆船被枞阳水上运输合作社调为13吨木帆船。父亲身体不好，我也被迫辍学，上船协助父亲撑篙背纤，过着水上生活。父亲的帆船每次回故乡停靠在东边河，我会跑到先让小学侧耳偷听课堂里面的朗朗读书声，昔日的小伙伴照方、照康、义勤、义为、晓兆像往日一样认真听课，而我却成了一个无学可上的“浪子”。我想到没有文化真可怕的未来，开始了自学。一次在废品堆里捡了一本陈登科写的《风雷》。这是我阅读的第一部小说。陈登科没有上一天学最后成为作家，我好歹还上了二年级，还能认识几个字。有一段时间，教材匮乏，连本《新华字典》都买不到，我在船舱内把生字记下来，待船靠岸时，问那些身挂钢笔和戴眼镜的行人，他们都会停下脚步告诉我一些“生”字，我用漫画的形式记下来，就这样年复一日的坚持走上自学道路。工作后，我在原安庆师范学院经济管理专业上了三年夜大，终于拿到了大学文凭，成为工作中的一块敲门砖。



◆ 温馨时刻

雪天的柴禾

解红光

雪是从傍晚开始下的，窸窸窣窣，郑重其事。清晨推开门，世界已经被雪捂得严严实实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白和砭骨的寒。屋檐下挂着一尺多长的冰凌，晶亮得像时间的牙齿。父亲望着天，拿布带扎紧腰身，露出棉絮的袄筒子立马成了裙摆状，他说：“雪要封山了，得赶紧去搂点柴禾，正月里灶火不能断。”

我和父亲带上挑担和斧子进了好几里外的大潜山。雪没过脚踝，每一步陷进去，“嘎吱”一声，似短促的叹息。山林是静的，雪压着松枝，偶尔“噗”地滑落一大团，惊起几声寒鸦的啼叫。父亲走在前面，我们是漫天飞絮里两个移动的黑点点。来到一簇枯死的灌木前，父亲用斧子劈砍那些杂树的枯树根，渐渐地，顽固的树根便成了一堆整齐

的柴。我用手搂拾那些被大雪压断而四散落下的杂树枝。父亲的斧子砍在冻硬的木头上，发出“梆、梆”的闷响，像是敲打着大地的骨头。声音不脆，却传得极远，又被厚厚的雪吸了回来，短促而真实。我的手指很快冻得麻木，耳朵似乎要被冻掉了。父亲不说话，弓着身，背对着我，只是有节奏地挥着斧子，我望向他，感觉他的身影如木，又如石。

晌午后，我们搂了两大捆柴，用麻绳勒紧捆好。父亲将斧子别在腰后的带子里，俯身挑起担子。雪地上，父亲的脚印深深的，柴捆拖划的长痕浅浅的。远处，稀稀拉拉的鞭炮声不断响起来，有人家开始吃年夜饭了。

下午一两点钟，我们到家了，父亲直接把柴禾挑到隔壁老奶奶的家门口。老奶奶正佝偻

着背，艰难地往家里拖拽柴草。除夕了，孤寡一人的她，家里冷清得和这雪天一样。她是父亲的远房婶子，年轻时守寡，唯一的女儿早逝，孤苦伶仃。从我记事起，她就住在我家隔壁，和我们家共用一个院子，同走一道院门。

父亲卸下肩上的柴捆，在屋檐下一摞摞堆码整齐，说：“婶，给您送柴禾来了。”老奶奶在旁边来回踱着碎步，搓着手，不住地说：“这怎么好，这怎么好，这雪天里……”

一年难得一回的炖肉香气弥漫了整个院子。母亲拍拍围裙上的柴灰，和往年除夕一样，去隔壁搀来老奶奶一起吃年夜饭。屋外，雪还在下。我们弟兄几个围着火盆，烧花生，烧黄豆，烧山芋，笑着，闹着……